

歷史與空間

一聲歎息說道光

蕭繼剛

道光皇帝受寧，也就是當初的綿寧，即位的時候，正值清王朝日趨衰落，內外交困。一個剛上台的皇帝，當然想有作為，想挽救這種頹勢。但想有作為的道光皇帝卻事與願違，有心無力，內政無甚起色，外交、外戰，一塌糊塗，最終被英國打得大敗，割地賠款。從道光皇帝手中，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。

這樣的皇帝，今天的人們以為他就是一個「阿斗」，驕奢淫逸，無能又腐敗。然而，歷史上的道光皇帝卻不是這樣的。歷史複雜而又奧妙，怎樣評價一個帝王，尤其是像道光皇帝這樣的帝王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們只能是一聲歎息說道光。

道光皇帝小時候聰明而又好學，可以說是文的武的方面學起來都得心應手。綿寧在10歲的時候，跟隨祖父乾隆皇帝打獵，就獵殺了野鹿，作為爺爺的乾隆帝大喜，心想，這孫兒有出息，可以說是文武雙全，大清王朝的家業可有了優秀的繼承人。

大喜的同時，乾隆帝更賜與綿寧黃馬褂、頂戴花翎。那時的綿寧，天姿英俊，盡顯帝王之氣，要知道清朝的皇帝是有小範圍的公開競爭性，將來的皇帝並不是由嫡長子繼承，而是所有的皇子都有做皇帝的可能。而且，不到最後一刻，老皇帝駕崩或者退位時，新皇帝絕不會知道自己就能繼承大位。

雍正皇帝即位後，便將立皇太子的秘密諭旨由大臣見識藏在匣內，放於乾清宮「正大光明」匾後，待皇帝駕崩時御前大臣共同拆啟，當眾宣佈傳閱，即刻確定獲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。正所謂公同手啟，立定大統。

漸漸長大的綿寧沉靜、穩重，不負眾望。綿寧在他32歲，也就是嘉慶十八年的時候，又一次樹立了自己光輝、偉大的形象。那一天，天理教徒不知怎的，200多暴徒在宮中太監接應之下，竟像今天的狗血電視劇情節一樣離奇，攻進戒備森嚴的紫禁城。

正在紫禁城宮中上書房潛心讀書的綿寧聽聞有變，毫無懼色，馬上叫太監去拿烏槍、腰刀，並在養心殿下鎮定自若地指揮平叛，親手擊斃兩名暴徒。這樣處變不驚，指揮若定，真乃大丈夫也，無真英雄之氣概，是斷無如此表現的，真是智勇雙全的帝王風範。

在外地進行木蘭秋團的綿寧父親嘉慶帝，知道事情後非常高興，封綿寧為「智親王」。可見道光皇帝受寧是靠自己的才華、學識、智勇雙全的能力，贏得大位的。

普通的人總認為：這樣智勇雙全、樸素節儉、勤於政務的皇帝，一定是個雄才大略的帝王，會把國家治理得國強民富。然而，皇帝的大位不是那麼容易坐的。沒坐上龍椅時的智勇雙全，與坐上龍椅後的差強人意，道光皇帝似乎換了一個人，沒能給大家一個驚喜，卻給了人一個意外。

做了皇帝以後的受寧勤政、廉正，崇尚儉樸，他所穿的龍袍甚至是宮內舊料所製。有一個真實故事足以反映道光皇帝的為政之道，與大臣揣

摩他的心機。道光皇帝穿的套褲，膝蓋處破了，讓人在上面補一塊圓綢，臣子便百般仿效。一次，道光皇帝見軍機大臣曹振鏞褲子膝蓋處有補綴痕跡，便問：「你的套褲也打掌嗎？」曹振鏞回答：「褲子易做，但花錢多，所以也打補丁了。」道光帝又問：「你褲子打掌要多少錢？」曹說：「要三兩銀子。」道光帝說：「你們在宮外做東西便宜，我在宮內還要五兩。」曹振鏞一生官運亨通，卻庸碌無為。有人向他請教如何平步青雲，他說：「無它，但多磕頭、少說話耳！」使用這樣的人，並委以重任，可見道光皇帝的識人用人、眼界、思維和治理國家的水平。

當皇帝，治理國家，這活太難太複雜。這麼大的一個國家，並不因為你勤政、廉正，崇尚儉樸，就治理得好。歷史與我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，道光帝在位時因循守舊，思想落後，目光短淺，而絕少建樹。那個時代，正是世界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刻，道光帝卻抱殘守缺，讓這個國家缺少了對世界起碼的認識，從而失去了機會，失去走向世界的機會，更談不上合上世界文明的節拍。

道光帝在位期間，也曾整頓吏治，整肅鹽政，通海運，平定張格爾叛亂，嚴禁鴉片，興修水利，復書院，查保甲，但都收效不大。作為一個帝王，他的資質不高，治理國家的水平實在欠佳，大清王朝在道光帝的統治時期進一步衰落，和西方的差距也愈來愈大。

最失敗的是：道光帝在鴉片戰爭中立場動搖，指揮失誤，使中國蒙受恥辱，開啟了淪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會的大門。但更為可悲的是，在此事件之後他沒有反思，沒有任何振興王朝的舉措。

在道光帝手中，中國封閉、沉重的大門被迫打開了，有人驚慌失措，有人悲傷歎息，有人冷靜思考，有人奮起直追。然而，作為帝國的最高統帥，道光帝卻不知所措，更沒有想過革新、開放，奮起直追，學習先進的文化與制度，合上世界文明的節拍。

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，簽訂喪權辱國的《南京條約》，此後十年道光帝苟安姑息，得過且過，再沒有激情與動力，更沒有任何學習西方，振興王朝的措施。那個智勇雙全，樸素節儉，勤於政務的皇帝，就這樣在歷史中滑落……

這樣看來，帝王的私德與公德，實在是兩碼事，私德好，如道光帝般勤政、廉正，崇尚儉樸，嚴於律己，並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國家。

其實，說白了，最終還是制度的問題。雖然清朝的皇帝是有小範圍的公開競爭性，但也只是小圈子裡選小圈子的人。而選的人，上任後，事實證明不行，卻不能及時把他換掉，最終貽害國家，貽害百姓……我們只能是一聲歎息說道光。



道光皇帝 網上圖片

書若蜉蝣

葉輝

深水埗前世今生

話說在1898年以前，深水埗隸屬新安縣，範圍包括長沙灣、深水埗、九龍塘等村落，人口約二千餘人，主要靠務農、飼養禽畜、捕魚、航運等等維生，其中深水埗乃當時區內的市集。至於深水埗之名，乃源於其時有一深水碼頭(今北河街與通州街交界)。

據《深水埗風物志》所載，深水埗早就有村落了，聚居一些客家人；諸如北部的元洲村、東南的田寮村、西面的菴由村以及西北的馬龍坑村；根據施其樂(Cral T. Smith)牧師研究所得，「十九世紀末深水埗的土地，很多都屬於新界錦田鄧氏，而且一直向政府繳納地租。但也有其他姓氏與鄧氏發生業權糾紛；不少居民或租戶地主都會在海邊築堤防洪」。

另據駱克(James Stewart Lockhart)於1898年10月的報告書記述，其時深水埗有十五間私塾，平均每間約有二十人，本地人的有七間，客家人的有八間。深水埗其時有不少客家村落，當中姓氏包括鄧、周、曾、李、鄭、蘇、黃、葉、謝、吳及徐等等，部分村落還建有祠堂，供奉祖先。

話說港府於1906年開始拍賣深水埗新填海的土地，大多由三家承包商投得，李平是其中一家，他在深水埗的土地業權一直持有至1949年，才賣給崇源土地投資有限公司。其時填海規模很大，1914年就開墾了四十多萬平方英尺土地，1919年再填平二百八十多萬平方英尺，伸延至東京街及荔枝角蝴蝶谷。

根據其時的政府報告，從1909年至1921年這十二年間，深水埗共有新建房屋407幢，另建有兩座廟宇；追查此區在1898年之前，只有一條街道，那就是北差館街了。此街由旺角(望角咀)伸延至深水埗，及至1902年開通大埔道，1911年就將西角山夷平了。

1898年後深水埗的土地轉讓，可從田土廳登記中查看，從鄧氏的土地轉讓可見深水埗地價的變化。話說1899年10月5日，鄧氏遺孀以2,800元將村落售予商人趙水平和吳沖，其後兩人在1900年4月26日以22,999元轉售給酒店商人楊南安，半年賬面升值8倍。兩人於1902年6月成立公司，所持有大部分的土地至1912年才售出。

據1903年的政府報告，深水埗其時有45間造船廠、30間檀香木器店、19間鐵器店，另有11間造酒工場及8家傢具工場，已佔區內全部工業的八成半了。及至1930年，深水埗商業區位於新填海的海旁地帶，計有28間雜貨店、16間茶居、14間中藥店及4間當舖，比如同昌大押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創辦。

同昌大押由崇正總會會長及崇正學校校長江瑞英所創辦，起初位於深水埗長沙灣道，其後遷至旺角砵蘭街，如今在赤柱美利樓有石柱群。其中數支能清晰可見「同昌大押」四個紅色大字——老香港或會想起從前在砵蘭街有一間樓高三層的舊式建築，此幢建築外牆米黃色，漆有「同昌大押」四個鮮紅色大字，鄰近舊樓早已被夷為平地，現為朗豪坊。

生活點滴

俞慧軍

親切的稱呼

夏日的一個周末，我與女兒驅車來到蘇南常熟境內陽澄湖畔的沙家浜。在蘆葦婆娑、百花飄香的季節，重遊兒時的故地，心潮起伏。

在沙家浜碧草搖曳的小道穿梭了一個時辰後，我們便來到了盛開着嫣色荷花的池塘畔。荷池左岸的湖邊停歇着一條條烏篷船，小船一溜兒排開，在湖中晃悠悠。忽然，耳際響起了親切的聲音：「同志，坐我們的遊船嗎？」船頭上站着一位兩鬢斑白的老人。「爸，我僅就坐這條船！」女兒拉着我坐進了船艙。聽老人介紹他姓周，今年七十有六，是土生土長的沙家浜人，剛解放那年入黨。夏日的陽澄湖波光潋灩，嘩嘩的橈聲劃過藍色的湖面，清冽冽的湖水在櫓槳的攪動中蕩漾起銀色的瓊珠。老周搖着烏篷船，穿越一彎彎被蘆葦掩蔽的水路，浩淼的陽澄湖水激揚着昂奮的京劇唱腔：「朝霞映在陽澄湖上，蘆花放，稻穀香，岸柳成行……」揚聲器播放着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著名京劇《沙家浜》裡的唱段。

艷陽照耀下的陽澄湖波光粼粼，不脫其來自水鄉澤國的溫文爾雅，悠悠緩緩的清流，微波不興，像慈母那樣，一任兒女們在她的懷抱中浮沉戲耍。記得兒時游湖正遇颶風施威之時，漫天的狂風暴雨裹挾着樹木、禾稼，頗有蒼穹欲破，蘆葦難容之勢。然而，斯文恬靜的陽澄湖，進退雍容，波瀾不驚，那千畝水域蕩蕩，在狂風暴雨中凝聚成一簇簇、一排排堅挺的脊樑，笑迎風雨，臨危高昂不屈的頭顱。老周搖着船兒划進了蘆葦深處的一個水灣，映入眼簾便是一望無垠的蘆葦綠野；不到一個時辰，涇渭分明的水路彷彿斷了去處，待船兒穿過一個被蘆葦遮蔽的轉水墩時，眼前忽兒豁然一條水道來。碧葦叢中，鷺鳥與灰嘴鴨啾啾和鳴，葦水生風。

魚蝦嬉戲，水鳥歡歌，匯成一派陽澄湖的天然野趣。老周指着鷺鳥撲騰騰驚恐飛起的地方：「同志，這就是新四軍傷病員的療傷地」。女兒問：「周爺爺，傷病員在此如何生活呢？」老周肅穆的臉上掠過一絲凝重，敵人「清鄉」時，新四軍傷病員只能靠蘆葦充飢度過艱難困苦的歲月。

沙家浜真是個名不虛傳的蘆葦世界，烏篷船在蘆葦叢生的水域悠然前行，映現在眼前是無邊無際的蘆葦。只有當你站在船頭眺望遠方時，才能清晰地觀賞到那岸邊翡翠般的風景：那翠竹、那松柏、那玉蘭，那叫不上名字的綠色灌木星羅棋布般點綴其間。「同志呀，那時新四軍的傷病員險哪！」日偽數次對沙家浜進行大掃蕩，傷病員們憑着堅定的信念和堅忍不拔的意志，在蘆葦深處轉轉數月，取得了反掃蕩的勝利。

講到激動處，老周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當年新四軍打敵人的歌謠：「哎——小鬼子，進了村，入了浜，迷了路，回不去，喊爹娘……哎哎啾啾啾」。女兒入迷地聽這支歌，而我的眼前卻浮現出當年新四軍戰戰兢兢的崢嶸歲月。感慨萬千的老周把我們先後帶到蘆葦蕩新四軍的養傷地，阿慶嫂智鬥刁德的「春來茶館」以及當年秘密轉移新四軍的地方。剛成為中共黨員的女兒在老周生動的講述中，增加了對這段革命歷史的認識。老周告訴我們，為了給新四軍傷病員送糧送藥，黨的聯絡員冒着生命危險出入蘆葦，聯絡暗號便是先喚一聲「同志」，敲竹板三下；而對方卻是先敲竹板三下，再喚一聲「同志」；不少黨的聯絡員為此獻出了生命。

「同志們，暴風雨就要來臨……」道別老周驅車離開沙家浜的路上，揚聲器正播放着京劇《沙家浜》。我對女兒道，那個年代的蘇南農村文化生活極為匱乏，鄉村學生白天上課，晚上唯一的奢望就是與同村夥伴趕場子看「樣板戲」：《紅燈記》、《沙家浜》……至今能哼幾段，還記得台詞。但也奇怪，當年竟然很少有人看了數遍樣板戲後感覺乏味的。鄰居徐阿婆是個京戲迷，用她的話講：「樣板戲裡角色多，好人多，所以看戲的人也多」。是啊，戰爭年代叫聲同志，如同遇見了親人；喊聲同志們，就能同仇敵愾打敵人。和平建設時期喚聲同志，拉近了「公僕」與老百姓的距離，人心凝聚在這聲聲親切的呼喚之中。同志——一個多麼親切的稱呼！



京劇《沙家浜》。 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(二十六)

唐代高僧法眼文益

然何馨艷花髮由擁
後須香冶是從來
始待逐隨去今趣對
知零晚朝年日不芳
空落風露紅白同叢
。 。 。 。 。

唐代高僧法眼文益詩
素仲配畫
甲午四月初八日



法眼禪師(885-958)為唐五代法眼宗的開宗祖師，有《大法眼文益禪師語錄》行世。《牡丹偈》是非常有名的禪詩，傳說此詩為宋太祖問罪江南，南唐後主用謀臣計欲抗王師，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，作偈示意：「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」作開示。這就是出家人的「菩薩畏因，凡夫畏果」的具體表現。

世上總有些失敗或不辛者，我們都會寄予同情，但如果深究原因，就知道失敗並不那麼簡單呢？夫妻反目，子女離棄，聽起來真的晚景淒涼，但是如果知道這人數十年來都專橫自私、自以為是、吝嗇、自我中心，那麼，今日只是果罷了。「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」凡夫俗子也得學習什麼因會結什麼果，也就是有如是因結如是果。

來鴻

一張罰款臉

馮磊

我這個人，長相平平，並因此被老婆屢屢批評。這樣的打擊，我早就習慣啦。想當年她力排眾議非我不嫁，實在是太不容易。對此，我感恩戴德。

老娘們上街買菜，都喜歡挑三揀四。面對一大堆無辜的黃瓜、豆角、辣椒子，她們往往用最激烈的時評語言進行抨擊。褒貶一番過後，仍不忘撿起來放到籃子裡就走。大凡批評的，其實都是買主。寂靜的黑夜裡，高翠蘭審視悟能兄弟還有四分看相呢！

多年前，有文學圈老姐在飯桌上誇獎我「玉樹臨風」，那時小子尚屬毛頭，沒摸清頭腦。回家後，查了《新華字典》，發現這竟然是一個誇獎人的詞彙耶！於是搬來鏡子，左顧右盼，但不久信心全無。此後，每當在書本上讀到玉樹臨風這詞，我就想起《范進中舉》裡胡屠戶的那句燦爛的語錄。面對兜裡沒有幾個大錢的寒士范進，胡老爺子痛斥道：「像你這尖嘴猴腮……」

胡屠戶的話或許刻薄。但，古往今來的道台和巡撫們確實都是方臉大耳，頗有異相的。有相士曾對我說，

劉邦早年雖是癩子，但也算得上一表人才；至於劉備劉皇叔，雖是個賣草鞋的，但雙手下垂也能摸到膝蓋。

臉就是門面。有張好臉，不僅能吸引顧客，據說還能辟邪。大明朝某官員喜歡書法，整座城裡大批店舖的招牌上都有他的題字。生意人精明，隨便拿兩個錢附庸一下他的風雅，請來不疼的「罰款臉」。——鬧老題詞，妙用多多：泰山石敢當在此，各路勒索卡要的小鬼趕緊繞道而行……

蓋生而為人，醜陋應該罰款。對一般人而言，坐冷板凳數十年，總還有熱的時候。但如生就一張舅舅不愛、阿姨不疼的「罰款臉」，那就啥也別指望了。與此相對的，和權、錢一樣，好臉蛋子也是一種強大的勢力。我有同學，在單位本來人緣不錯，後來與一美女結下樑子。雖經數次努力，終不能化干戈為玉帛，於是他就狠了狠心，決定Let it be!

結果，半個月下來，單位裡的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私下裡調戲婦女。尤其讓所有人感到憤怒的是，此人勾搭美女不成，竟然憤而結怨。是可忍，孰

不可忍？——一時間，單位所有男人，都怪他與自己爭食吃；所有女人，都對其進行圍觀，就像琢磨一隻瘦弱的過街老鼠。整個單位，瞬間變得像一座牢籠，搞得他透不過氣來。

萬般無奈，他只好捲了鋪蓋滾蛋了事。至此，單位內部才風平浪靜。男、女同胞據說都頌手稱慶，那情形比當年鄭屠鄭大官人被打死強不了多少。美女不能得罪，這真理也可換個方式陳述。

我有校友，生性風流倜儻，喜歡搗鼓野狐禪。一次他們班同學聚會，邀我列席陪客，目的當然是看上了我家那兩瓶紅酒。我諾諾而去。

席間，此人侃侃而談，稱早年學生會組織舞會，班幹部給他分配舞伴，竟然是全班最矮、最黑的一個女生。為此，他痛不欲生云云。

嗚呼！該女同學何其不幸也！於是，至此他夜夜祈禱。期望再來人世，若不能做女子孀婦媚，做一個玉樹臨風的男人也好。倘如此，則不枉俺這輩子積德行善、吃苦耐勞數十年。善哉！